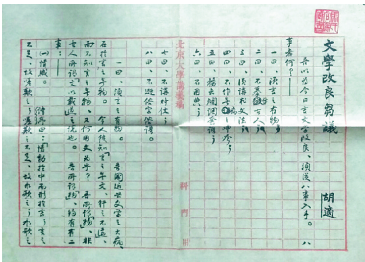


闲话文人

明斋

胡适的云水风度



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期上发表了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全文,其中云: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案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文学改良刍议》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一经发表,四海震动。然而,欢呼雀跃的同时,亦有阴风时时吹来,为了呼应胡适的倡议,陈独秀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即刊出了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积极的声援。1918年5月,鲁迅又在该刊第4卷第5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以切实的创作实绩进一步为文学革命推波助澜。于是,中国现代文学从理论到创作方面都迈出了艰辛的然而也是难能可贵的第一步,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其势如奔腾不息之江河,水流浩荡,渐行渐宽,汪洋恣肆,奔向大海,汇入世界之文化潮流。

余谓胡适、陈独秀、鲁迅三位,皆个性突出而秉性迥异之人物也,平日间实难聚拢于一处,更难以协同作战,只是为了文学革命此一伟大目的,而毫不犹豫且义无反顾地走到一起来了。于此,其当事者本人亦有清醒认识,如鲁迅先生曾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说:“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对于鲁迅,胡适则始终保持着好意,有机会的时候,总要为其说几句公道话。1936年11月18日,鲁迅去世刚一个月,“新月派”女作家苏雪林写给胡适一封长信,信中称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对鲁迅进行大肆攻击和近乎泼妇式的谩骂。尽管鲁迅生前对胡适亦颇多微词,然胡适于12月14日在回复苏雪林的信中,却尽力为鲁迅辩护道:“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

皆是上等工作。”之后,为了《鲁迅全集》的出版,胡适更是倾力相助。1937年5月23日,许广平女士曾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写信给胡适,请他“鼎力设法”介绍给商务印书馆,胡适“慨予俯允”,并亲笔给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写了一封推荐信;正是有了胡适的引荐,王云五先生才爽快地表示“极愿尽力”。至于后来由于北新书局拒绝让出《鲁迅全集》版权,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计划遂至落空,那已是后话。然而,胡适完全没有因为鲁迅生前与他门墙分列而作壁上观,一代宗师的深厚学养与云水风度,百年之下犹令人高山仰止,钦慕不已,良有以也。

季候物语

汪初昕

寒冬话蒺藜

蒺藜为湖区浅水野生植物,繁殖力极强,滩涂湖边都能觅其身影。它根植于淤泥之中,静卧于碧波之上,蒺藜的叶片窄小,像犁头又像燕尾一样,故有犁头草和燕尾草之俗称。近日我读到《源氏物语》中有关蒺藜的诗句:“君似菖蒲草,我身是水菰。溪边常并茂,永不别菖蒲。”我想这水菰即是蒺藜了。

蒺藜个头矮小不惹人眼目,若不是成片地生长在湖泽水域边,还真的过往无睹。夏末,蒺藜窄小的叶片上缀满了细细的白花,远远望去,星星点点地点缀在一片翠绿的叶面上,细碎,内敛,恬静,宛如柔弱的蛱蝶停憩在绿茎上,小令般婉约。明代学者杨士奇在诗中写过蒺藜的花,“岸蓼疏红水荇青,蒺藜花白小如萍”,细细品读,很有乡间田园风味。留心欣赏,仿佛是得道高僧仙风道骨一般,飘零于喧嚣的尘世当中,一种超然的境界让人心生敬意。花开过后,藏在水底淤泥里的根部就结满了圆头圆脑,带一个尖尾巴茎块,但不能急于采收的球茎,这时的球茎个头小,产量低。到了霜降后,叶子枯黄了,湖里的水位也低了,将露在外面的叶子割去,使淤泥下的球茎继续增大。到了白霜严严的冬季,就可以挖蒺藜了。

虽然寒冷,但阻挡不了挖蒺藜的热情。大人拿着竹箕、铁锹,穿上连体雨衣,来到湖边,身后跟着一大帮小孩,闹哄哄的。大人小心翼翼下到湖里,用铁锹铲出一块缺口,然后依次逐块地挖开。铁锹挖下去,拿到最近的岸边,把淤泥翻过来,我们用水棍四下一拨弄,下面就能掏出圆头的蒺藜球茎来,球茎还带有一个细细的尾部,我们拿在手上,都戏称像个“逗号”。由于淤泥的粘性,人的双脚踩下去,加上用力,时间长了,举步维艰。挖的时间久了,头上也都冒汗了。偶尔还会挖到黄鳝和泥鳅之类的,大家一阵惊喜,全然不顾冰冷的泥水。不久,竹箕里已堆满了蒺藜,大人才从泥潭里爬出,满载而归。

蒺藜的球茎是一道难得的食材。《花镜》谓:“至冬煮食,清香,但味微苦,不及荸荠。”荸荠味略甜,蒺藜味略苦,风味相异,特色不同。老年人更爱忆苦,从中品味生活真谛,蒺藜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个中滋味,值得你我细细品味啊。而在我们生活当中,蒺藜的吃法可多了。《群芳谱》云:“蒺藜至秋冬取食甚佳。”就像刚出水的鱼虾一样,对蒺藜而言,深冬初春正是它上市季节,此时吃的是时鲜货,当然甚佳。

记得那时母亲早晨会煮蒺藜汤给我们吃。将蒺藜切成薄片,而以用刀拍碎为佳,爆炒,加点水,煮沸,蒺藜如玉,汤如乳汁,盛到碗里时,再加点白糖,汤甜甜的,蒺藜粉糯爽滑,至今感到是儿时的口福。通常蒺藜烧咸菜,一次一锅,可盛一海碗,可吃粥亦可下饭,能吃好几天。最好吃的当然是蒺藜烧肉,蒺藜下开水焯除苦味,将五花肉和蒺藜放在锅中一

起炖,炖熟后,肉肥而不腻,细细品尝,蒺藜的粉糯里有着丝淡淡的清香,是儿时餐桌上难得的美味佳肴。

汪曾祺老先生在文章中写到,每到寒冬下雪的日子,就十分想念故乡的蒺藜咸菜汤。微不足道的蒺藜让这个身处异乡的文人牵肠挂肚,读来令人感慨不已。

琼岛风物

张传伦

海南的绿

我最喜欢绿色,大自然的绿,那是草木的恩赐。江南的绿乍逢初春,已见盎然,那是春风的作用,王安石对“绿”字的使用最是到位,“春风又绿江南岸”,还有另一位诗人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两句诗中的“绿”、“闹”二字遂被后世并称为两大“诗眼”。然江南之绿远逊于岭南之绿,而岭南之绿见之于海南琼岛,不仅无远弗届,无处不在,更无时无刻不在。

江南之绿美在春夏,秋风先自凋零了大半绿色,至冬季,好似“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缟。”绿意终难维系往日的葱茏,远山近岫,林叶萧瑟,那刺面的东风,一时间也吹尽了兰桂的清芬。

冬季,时在丁酉岁末的海口,乃因触目所及,令我想到的都是染上绿色的古诗,贺知章不仅是写人,更是状物的高手,“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在海南的冬季,吟诵这首七绝,二十八个字,必须要改动一字,易“二”为“腊”,绝对是“腊月春风似剪刀。”

海南腊月的天气柔和,拂面吹来的是暖暖的和风。说不定一会儿,又洒下了绵绵细雨,那雨丝菲菲微微,细至极处是看不见,甚至是摸不着的,可以闻到雨气,感到雨意,人在无边漫步而又浓淡不同的雾气中,氤氲出一句古诗:“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不知不觉间,雨停了,路边凤凰树的柔枝细条,顿时间抽出了葱嫩的新叶,绽开的绿意是清新而纤弱的,很想亲近地摸她一下,终是不忍下手,生怕唐突了这种水润滑嫩的“碧玉。”

滨海大道的人行道上左右有两排乔木,靠左的一排是有些树龄的大树,右边的树小,忽然前面的动静,惊着我,只见一人抡起了大斧,一下一下地砍伐左边大树裸露的树根,木屑伴树皮乱飞,这是何人,如此大胆,当街破坏绿化,走近了,我喝问到:“这么好的树你砍它干嘛?!”

“砍断树根,不会影响树的生长。”
“那也总不能没事干,砍树玩?”
“这是我们的工作,是树根太发达,阻碍了给这棵树砌花岗石的围栏。”
“噢,是这么回事,是我少见多怪了,请问这树叫什么名字?”
“大叶榕。”

榕树根系非常发达,几百年大树的根茎可以铺展一二亩地有余,还能生出许许多多的榕子榕孙,自然形成一座榕树园,榕树的榕字起得好,眼见得“有容乃大”。

前面的大叶榕,确实都已砌好了整齐美观的花岗石围栏。



榕树根茎

读史侧翼

刘绍义

东坡肉

在古代,喜欢美食的官员不仅仅是一个苏东坡,但因为苏东坡爱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所以他吃鱼吃肉的厨艺,很快走向民间,并且流传千古。

可不是吗?就拿“东坡肉”来说吧,当时的猪肉并不值钱,加上唐人孟诜《食疗本草》中说猪肉“久食杀药,动风发疾”,所以很多人不爱吃猪肉。苏东坡被贬黄州时,猪肉更是臭得像狗屎,所谓“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是也。为什么“不解煮”,吃的少呀。于是苏东坡就将自创的红烧肉的制作方法介绍给大家,让不太富裕的老百姓用猪肉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当然,苏东坡的红烧肉并不是在黄州发明的,早在徐州任职时,因为抢救溃堤甚得民心,苏东坡很受老百姓的爱戴,所以当他离开徐州到别处任职时,父老乡亲担着酒肉请苏知府收下,盛情难却,平白受惠东坡不肯,强行退下又怕伤了老百姓的心,于是苏东坡就把这些肉和酒一锅烩,煮成风味独特的红烧肉回赠给老百姓吃,这就是徐州当地有名的“回赠肉”,它与苏东坡教给老百姓的“杏花鸡”、“青山鸡”以及“金蟾戏珠”三样菜齐名,被称为徐州的“四珍”。

我们知道,因为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受到排挤,自请出外,通判杭州,再徙湖州。就是在湖州时,“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写诗暗讽李定不孝,加上李定之子过境向他祈求墨宝时遭到奚落,所以李定认为苏东坡故意羞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等李定出任御史中丞时,就以讥讪朝政之名将苏东坡逮捕入狱,想置苏东坡于死地而后快。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苏东坡入狱后,只有长子苏迈相随。苏东坡知道李定绝不会放过他,自己在劫难逃。为防不测,苏东坡命苏迈多方打探消息,相约苏迈送饭时如果菜里有肉,就一切平安;如果菜里有鱼,就大祸临头。

过了一段时间,苏迈钱粮用尽,就去陈留想办法,为苏东坡送饭的任务便交给了一个亲戚办理。这个亲戚见苏东坡顿顿吃肉,就想给他换一下口味,于是就将家里现成的鱼鲊给苏东坡送去几块。苏东坡一见菜里有鱼,悲伤至极,提笔写诗二首,请狱卒转交苏辙,凄凉之情溢于言表。狱卒不敢藏匿,将诗交付台吏,台吏转中丞,中丞报神宗,于是消息传出,议论哗然。后经太皇太后求情以及章惇释疑,将苏东坡贬谪黄州,这就是苏东坡出任黄州团练副使的原因。

这个嘉佑二年(1057年),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第的高材生,当年就受到仁宗皇帝的极力称赞:“朕今日得二文士,即轼与辙,然朕老矣,将留给子孙用。”但事与愿违,这个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列“唐宋八大家”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一生的仕途并不顺利,虽然后来东山再起,多次到地方任职,但很快又受到排挤,遭到打击,最后被贬至惠阳以及当时甚为偏僻荒凉的海南岛儋州。好在苏东坡无论是正常任职还是被贬,都没有忘记苦中寻乐,与老百姓一起变着法子改善生活,让家常菜在他手里悄悄变成人间美味。

就拿苏东坡担任杭州太守时来说吧,为了疏浚西湖里的淤泥,他征召吏民掘泥筑堤,为了让老百姓有体力干活,他又安排人将老百姓担来的猪肉和酒煮成红烧肉给大家吃,老百姓感其德泽,将他教的方法烧出来的红烧肉称作“东坡肉”,这与徐州的“回赠肉”以及鄂东地区的红烧肉应该大同小异。除去叫法不同外,如今鄂东地区烧制的红烧肉还要加上冬(东)笋和菠(坡)菜,这除了纪念苏东坡外,味道的鲜美,不能不是他们添加食材的原因。这也算是一举双得了。